

2025 大足诗人年度诗选(二)

李墨的诗

省

风筝爬得再高
也要回落
飞禽走得再远
还盼归巢
从古至今,烟花缤纷爆棚
冷风空寂落寞
直男怨女,钟情江山烈酒
寄情残花冷月
大德高僧全凭省心
觉悟
容不下
泛指心胸,格局
放不下不自知
空 无
乃世间常态

夏至

白日最长,黑夜最短
转动,轮回

擦出火焰
与冬至构成一对
阴阳鱼
冬至过后要数九
夏至之后会入伏
像涅槃,羽化
顶峰,极致之后
慢慢回落。普通
平凡,无声处响惊雷
无中生有
回归到——无

冬至

灰色的云层,压低了
眺望,只有常青树
还那么骄傲地挺立
掉光树叶的枝桠
有一点挣扎,歪斜
有几点僵硬的鸟鸣
一夜寒风,吹白了
房顶、旷野,打个呵欠

还冒出丝丝热气
冬眠的冬眠,围炉的
不再忧愁吃穿
闲聊着时光、逸事

月亮

几千年啊,每到这天
我们都能诗意一把
把月亮从云层夹缝
从东山上从江海湖泊里
从唐诗宋词中邀约出来
举杯共庆,普天同乐

我去阳台上看了又看
今晚的蓝月亮
挂在宜宾的李庄
我去阳台上望了又望
今晚的红月亮
挂在东北的哈尔滨

这一天啊,太阳围绕地球

地球围绕月球,转

事物因观察而存在

三年隔离之后
鼓足勇气让机器
过滤一遍身体
给自己一个交代
磨损的体质
比预想的加速
血脂 结石
纤维化依然存在
血压 血糖 结节
有了新的趋势
医嘱:戒烟 限酒
忌熬夜 久坐
强运动 淡饮食
字里行间
寻找那个出血点

徐元胜的诗

天下清官

纪念馆内外,是烈烈的秋阳
是明朝的喻茂坚,用他的目光
烤着我们

帽子,盛开一片新天
一半是白云,一半是喻女的红颜

从知县到刑部尚书,和朝阳升起
的官服,掀翻了
多少暗夜。每一根须发是清霜,
是法典
他的侧影,是天下清官的匾额

回到荣昌,他只留下了秋风
把天边的一颗星,办成了尔雅书院
他高悬一株秋草,撰写的
霜花,走遍秋夜

明月,星辉,濠溪河
已传了他400多年

鹰

边界,它叫出
霜和风声

扣紧星斗,从草木的笔尖升起来
成为山河的一道剑眉

每一次巡游,都是一次最高的燃
烧
归来的火焰和灰,入住
苍茫的铁

许多时候,它的一片翅膀
搭在月亮上面

山水人家

果儿,眠在他的背上
未归的斗笠,牵着夕阳和山水

山鹰在叫他



他扶着萧瑟,挽着紫红,赶着霜白
荡漾着一片水墨

相遇的落叶,握成
一片鸟语
黄花的一只罐子,倒出
星光和虫吟

他站在岸上,送给异乡
婉转的山水

相遇

我和它在黄昏相遇,下雨了
它的睫毛,亮亮的
似灯芯。它把头埋进河流
像一个酒盅

它在运送泉水和草香
周围的一个个罐子
漫溢出来
山水,递接着一支支蜡烛

烟雾弥漫
草木,长出了一个寺庙

灯火

灯火,并不输于春光,一群白鹤
怀抱星斗,挑来一片草香
养育一对
黑眼睛一样的爱

亲爱的,今夜的风,是你
吹着箫
吹得山河,化育成了
月色和花香

也吹着我,我是那盏灯火
灯火的鸟,正垒筑一个
歌谣一样的窝

也吹着一个梦
灯火的马,绕进一片山林
抱出梨花的婴儿

王永平的诗

又见小滩

青石板的拱桥
桥头的寺庙
寺庙前的老树
还有
寺庙里的师傅

他们一直在梦境深处
亲吻着
我的童年
曾经的青春
和深深爱着我的亲人

多年后再见
桥上的石板模糊了青春
寺庙前的老树
它被谁空了心
歪着脖子
还努力撑起一片绿荫

寺庙里诵经的师傅
她依然敲着木鱼
渡着濠溪河滋养的苍生
徘徊在门前听候
祈求她还能
渡我这流浪的生灵

夕阳余辉下
轻风拥着鼓声

飘过水草
撑开了石板上
岁月的刺青

望月

许半晌时光
煮一壶桂花酿
在望月的时候
共你
九曲花溪浅尝

是这壶桂花酿
诱醒吴刚
起起落落的斧子
抖落一地月光
被湖面收藏
织成银色的惆怅
铺在相思的身上

这一地月光
把长满青苔的过往
敷在仲秋的心窝处
献给
叫“团圆”的姑娘

七月畅想

酿一壶酒
西湖畔 浅尝

温一性情
巴岳山 生长
看红岩
将一代又一代 滋养

站在时代的轨迹上
听年轮 转动时光
拿锤子
锻信念更坚强
挥镰刀
割去污秽和肮脏
缀一幅写意山水
和雄鸡鸣唱

点将台

站在历史的隘口
半眯双眸
听
风沿着你攀缘的方向
呼啸而来
似乎有沙
还有烟
它们都长成鹰的模样

万马奔腾
伴随着呐喊
彪悍的剪影
抖动千年的缺憾
撬开了时间的锁

雍溪里

时光太浅
没不过思念
戏台太小
演不完世事变迁
锣鼓喧天
吵不醒
戏外的看官
一曲变脸
唤不回曾经的少年

正觉寺太禅
渡不回流年
老酒太烈
饮乱了华年
口水兔太馋
馨晕了
古风雅韵里
才子佳人的
春风十里

呵
好一个
雍溪里

李小强的诗

承认一种慌张

试卷上的分数永远是个数字
拿到手中最多的是未有自知的惭愧
因为还有时间去追赶去超越
如同总是这样的—一个认知
即或是未赶上今天最末的班车
但依旧有明晨最早的班车可以赶上
总之—主要还是因为那时还少年

慌张的情绪有时候也出现
比如父亲病重而不知所措
但依然可以以少年感的眼光
带着怀念疾奔往父亲未见过的时光

当鬓发半白的岁月
才发现已知的世界
不过是一个细微的倒影
而更为广阔的未知
一种压迫感突袭
当所有我从未接触空间的无知
甚至于跳出已知后的另一角度的认知
360度照射在身上
倒影都无处可藏
就看见自己像太平洋深海
一只游荡在黑暗中的透明小鱼

生命就这样在某一时刻
莫名地催生出新知的渴望

又紧接着催生一种莫名的急促与慌张
在碌碌慵懒直至其毫无生存空间
因此每夜的梦里都在催生梦想与向往
甚至于凌晨的某一个时刻
坐在小凳上抽了两三支烟
独自承认着这岁月带来
前所未有的慌张
以及假设之后为蜗牛般的生命疾奔

想起了那只鹰

——第一次乘飞机有感

那只鹰在这个夜晚盘旋
从西北伴随到巴蜀的天空
虽然我知道一路上飞行的海拔
早已经超过那天下午
我在地面疾风肆掠之时
一直仰望着的它的高度
但是我依旧固执地感觉到
它在这个夜晚的高度
远远超越我心脏所处的海拔

鹰就这样摊开翅膀
告诉我它的家园就是天空
眼下的大地仅仅是偶尔的栖息地
风与雨与云与雾与电
还有那如同台风般的气流
就是它家的亭台楼阁
因为它知道给予的翅膀
唯有在空中与家园的对白
才是它最为完整的生命

当跑道再一次迎接飞机的滑翔
才明白那只鹰翱翔的信念
所以在途中颠簸与摇晃的飞行之中
我默默选择了心绪的淡然

依然是还在这里的你

——读老火车站图有感

依旧坚硬的铁轨
依旧固执而坚强地承载起
一列停泊多年的老式火车

走在铁轨之间
看见了那一年清晰的身影
飘在空中中的眼神依旧
在钢与铁的硬度之前
都会有相会的那一刻
如同记忆的火车开往到
回归在那一年的一线阳光里

车站依旧
行走的身姿依旧
飘在空中中的眼神依旧
唯有色彩淡淡褪去
与之反比的是记忆浓度的增加
在变幻无限的时光与故事里
总是凝固一座老站的时间

即使记忆是一个带选择的角色
但才知道铁轨之间飘曳的
依然是还在这里的你

与自己对话

又是一年初一的清晨
一碗家乡小面之后的我
故意绕道多走了二三里的路道
留给与心里的我对话
因为某些时候往看不清自己
而别人早已看清你的
言语 包括身体举止的语言

再平坦不过的路途
一个人的行走可能出现跌倒

因为没有看清楚自己
我想这一天早上与自己对话几句
看清楚别人眼中真正的你

对话目的就是把自己身影
水中浸泡之后慢慢拎起
放在圆轮的月色下
在毫无水分的形状中
看理想与欲望交织的线条
看属于清晰而本来的自己
还看如何去丰腴它们的血脉
去与理想的自己对话

蹲守在鱼缸旁的猫

猫一生都不知道隔开它与鱼之间
有个透明的事物叫做玻璃
而孩子们却知道要去玻璃的那一面
要么绕道要么就是推开这道门
每一次触手可及的距离
就是因为二三厘米透明的厚度
隔绝了猫近乎痴迷守候的举动
那突然快速伸出的爪子
以及它萌生的每一次冲动

自然鱼缸里的每一只鱼
是一生都不理解猫蹲守的萌动
甚至于可能还一直以为
在守护或者羡慕着它们的游姿

虽然还没有过几天
猫依然又蹲在鱼缸的玻璃前
位置姿势眼神等等都一模一样
依然还是不知道玻璃这个透明的隔断
或许每天的你我他也一样
大多时光都在复制粘贴同样的日程
但总会忘记曾被一种类似透明隔断
就比如说面前的空气
让我们总想触手去探取
似乎近在咫尺又根本得不到的事物
也因此依旧会重复着第一次尝试后
的教训

